

第五回 慕芳香改裝女子 憐才貌願變男兒

詞曰：

燕飛難入珠簾去，悄學金蓮步。相逢只認是佳人，豈料涂脂抹粉為窺鄰。
憐才愛貌心相慕，何異於夫婦。誰知一段好姻親，道錯嫌差轉不信為真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話說黎青見甘頤發誓，許不相負，知其情真，因感而對他說道：「這辛小姐有個兄弟，叫做辛發，表字解慍。生得斯文秀雅，就似一個玉人，今年才一十六歲。早不靠辛老爺之力，竟以真才進了個學，誰不羨慕要招他為婿。這辛公子年紀雖小，志氣頗高，定要一個才美的淑女，方以為配。等閒貴女盡皆辭了。這辛小姐開此紅藥詩社，非為炫名，蓋欲為兄弟擇歸也。今日對我說，揚州能詩女子雖多，而開社數番，並無一出色女子，心甚厭倦，欲罷此社。妾思此社一罷，郎君相見無由矣。因再三勸她說，揚州雖無，天下自有。今幸辛小姐以妾言為然，又添了報條，請四方賢淑盡皆入社。待報條一出，則郎君見辛小姐有望矣。」甘頤聽了，茫然半響道：「辛小姐請天下女子入社，與小弟何關，而芳卿曰有望，將無戲弟乎？」黎青道：「非戲也，君未曾深思耳。」甘頤道：「弟愚昧，實思不出，乞芳卿教之。」

黎青道：「辛小姐乃嬌嬌閨秀，雖以詩文開社，若甚多情，然廉潔之風，凜然而不可犯。郎君一美男子，欲與之相對唱酬，雖崑崙妙手，紅線奇才，亦計無所出。今幸郎君，身雖男子，而容貌之美，比女子更甚。郎君若有真心待妾，妾與郎君巧梳雲鬢，細掃蛾眉，額貼花鈿，臂垂金鐲，上穿繡襖，下著長裙，竟扮做遠方一女子。用轎抬到她衙中，只說是過路的閨人，見了報條，來入社請教。辛小姐雖說雙眼如神，決不能辨別雌雄。定要被妾瞞過，郎君試思此計好否？」甘頤聽說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卿何心靈性慧思路之奇，直至如此！妙則妙矣，但恐充耳無明月之珠，舉足非金蓮之步，卻又將奈何？」黎青道：「妾已籌之熟矣。耳上貼一小膏藥，只說是害瘡，此亦常有之事。若憂腳下，妾有女靴一雙，郎君赤足穿了，只說是遠方風俗，郎君又不嫁她，便略大些，辛小姐也未必留心。」甘頤細想此計甚妙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甘不朵，蒙黎瑤草如此苦心相為，倘由此得見辛小姐一面之後，若忘了黎瑤草之情，便禽獸不如也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且莫喜，此不過見辛小姐之路耳。見後相對，還有許多事體，也須打點。」甘頤道：「只愁難見，既見了愁她怎的？她的美貌，我一雙眼自然會看。它的好詩，我一片心自然能賞，斷不差也。」黎青道：「她邀請才媛入社者，是為借詩觀才也。是借才取人也。倘出甚難題目，要郎君做詩，也須打點。」甘頤笑道：「若是我扮了女子去看辛小姐，辛小姐竟捉住了要描鸞刺鳳，便就難了。若但要去做詩做詞，這是我們的家常茶飯，任是難題，也難我不倒。賢卿只管放心。」黎青道：「睹郎君翩翩姿骨，自是多才，但對辛小姐，不可輕易，君曾試過否？」甘頤道：「詩又不開科，叫我何處去試？但家居讀書做文之暇，便與舍妹吟詠適情，不是我唱她酬，便是她吟我和。花朝月夕，窗下燈前，所作的詩詞，有如春草。近則立成，遠亦不過七步，從不曾乞靈腕鬼，勞苦枯腸。豈至今日，便氣懾大巫，而甘拜下風哉？」黎青聽了歡喜道：「得能如此更妙。但據郎君說來，則郎君之令妹又一才女也，今年幾何？」甘頤道：「舍妹今年才一十六歲。若論容貌，她閨中稟賦，自妍秀非弟男子之比；若論詩才，小弟有文字分心，她一味精工，故風旨更勝。」黎青道：「曾許聘否？」甘頤道：「蜀中一隅，恐無吉士，故尚遲遲其歸。而欲向天下求也。」黎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若是這等說起來，郎君不獨一見，只怕婚姻亦皆有分。今日才貼報條，不便就去，且到明日，遂了你的心願罷。」甘頤道：「若問姓名，將何為答？」黎青道：「就寫令妹之名可也。」甘頤見黎青為他事事商量妥當，不勝之喜。因悄悄叫王芸封了二十兩銀子來，送與黎母，以為使費。黎媽甚是歡喜。黎青見甘頤有竅，也自歡喜。故二人相對甚歡，過夜歡宿，十分綢繆纏綿。

到次日，二人起來，吃了些早膳，黎青即攜過鏡台來，要為甘頤整妝。甘頤走到鏡台邊，因笑起來說道：「一個青頭白臉的男子漢，怎好搽臉畫眉，扮做婦人，豈不羞殺。」黎青笑道：「羞有幾種，若男子裝嬌學媚，竊殘桃之愛，下煎魚之泣，則羞也。若涂脂入幕，傅粉窺鄰，此又千古之風流佳話。何羞之有？」甘頤又笑一笑道：「卿卿可謂善於解嘲也。事已到此，只得依你。」因脫去長衣，任黎青所為。黎青替他將發散開，用香膏盤做烏雲，掠成青髻，帶上冠髻，簪上珠翠，眉掃為柳葉，臉印作桃花，淡點了朱唇，輕貼了花鈿。又將自己的錦裙繡襖取出，裡裡外外，都替他換過。又取出一雙女靴，替他脫去鞋襪穿上，雖略覺緊些，甘頤也只得忍著，立起來走路，反裊裊娜娜，有些韻致。

裝飭完，將甘頤領到鏡中一照，因指著笑說道：「若有此美人，只怕甘郎又要動心去訪矣。」甘頤自家看了，也不覺失笑道：「美人雖也像個美人，只好鏡中看看，卻是假的。」黎青看了，愛之不勝，又去叫了黎媽來，笑說道：「我這個姐姐，與你做女兒，你要麼。」黎媽看了大笑道：「前日甘相公初來，我錯認做潘安，不知原來是劉玄德的甘夫人。我老身若有福，招了這等一個女兒，便登時發跡了。」黎青道：「如此裝束，走到人家，可看得出破綻麼？」黎媽道：「便是神仙，也看不出。」黎青道：「看是果看不出，但還有一說。這等一個內家，豈無使女跟隨之理？」揚州使女又不便，因對黎媽說：「舅母家那個湖廣丫頭，借了來跟隨去倒妙。」黎媽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隨叫人去喚了來，雖人物中中，卻正是外路打扮。黎青甚喜，因吩咐她到那裡，不可多說話，又替她換了一件衣服。收拾完，因對黎媽說道：「媽媽可叫一乘轎子來。」黎媽道：「要到哪裡去？」黎青道：「娘，你不要管這閒事，等他去了來，整酒請你罷。」黎媽笑了出去，果叫了一乘暖轎來，抬到內裡，叫甘頤坐了，命王芸領了那丫頭跟著，又吩咐王芸與轎上，叫他抬到瓊花觀辛衙去，若有人問，只說是城外船上來的，轎上答應了。

不多時，竟抬到辛衙大廳前歇下。先叫王芸送進一個報帖，一個名帖進去，上寫著：四川重慶府巴縣甘非想小姐，舟過維揚，慕辛荊燕小姐詩社之盛，特來拜謁入社

名帖上寫著：膳小妹甘夢斂拜拜

守廳家人接了二帖，傳與侍兒，侍兒送與辛小姐。辛小姐看見是遠府內眷，不取怠慢，因走出內廳，叫幾個侍妾到外廳接了人去。甘頤見有侍妾來接，因出了轎，隨著侍妾入來，到了內廳，辛小姐接住。看見甘頤美麗非常，心下暗驚道：「人盡道佳麗出於揚州，想來不過裝束勝耳，誰知蜀中有此真實美人！」因笑迎著見禮道：「鄉娃小社，只合塗鴉，怎敢勞名都仙子下臨手趾，使小妹不勝榮甚，又不勝愧甚。」甘頤答道：「遠方刑布，本不當輕調金閨，但芳名震於魂夢，又適行役，巴口香花，故不憚頭風之痛。」

乃蒙不棄，倒金蓮之屣，吐玉箸之哺，殷殷下誘，何幸如之。」遂送座。坐定，侍妾獻上茶來。

原來甘頤初學步於邯鄲，乍斂衽而萬福，未免矜持，不遑注視。今坐而飲茶，心略稍定，再偷眼細看，方看見辛小姐：

舒舒禪禪自成妝，淺淡溫柔別有香。

眉不學山橫黛色，眼非澄水逗秋光。

冶容時吐詩書氣，幽秀全消桃李芳。

莫羨綺羅脂粉貴，天生佳麗不尋常。

甘頤看見辛小姐疏疏淡淡，別是一種幽妍，轉覺妝束之盛，非美人妙境。須臾茶罷，辛小姐即起身，邀甘頤到金帶樓上去坐。坐下，侍妾又擺起許多果品點心，送上茶來。甘頤一面吃茶，辛小姐就將社中所做的詩詞，迭與甘頤，求其批閱。詩詞下卻不署名，別有號對，恐閱者存私也。甘頤知是考他，略略謙虛一兩句，見辛小姐再請，他便展開詩詞，細細觀覽。醜陋者不便塗抹，便置開不看，但將做得精妙入神的，俱細細批出。哪一句入情，哪一聯工致，哪一字感慨多姿，哪一篇風騷得體，批得精詳懇切，無微不窺。及對號查名，卻首首都是辛小姐之作。辛小姐看見，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小妹塗鴉已久，雖嘗邀譽，止不過泛言美好而已，從未有暗中摸索而篇篇擇出，而又批得字字中妾之隱，服妾之心。賢姐實小妹之真知己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姐姐聰慧天生，靈奇仙出，故賦此絕世之姿，曠代之容，餘美流入於詩；雖諧世俗，體裁中晚，而風旨興刺，實存三百遺風。小妹淺陋，不過稍窺一斑，安敢當知己之名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聲氣之求，已不易得，至於詩文微妙，針芥相投，更為難能。小妹從未輸服於人，今見姐姐，肝膽盡傾矣。」

甘頤正要以言詞勾引，忽報賈小姐來了。原來這賈小姐是賈翰林的女兒，名字叫做賈鶯，別字羽文，生的人物中中。雖也略識幾個字，詩詞之妙，全然不知，卻倚著父親是個翰林，偏要在筆墨上炫名。刻了幾篇假詩稿，到處送人。見了人，談論詩詞，大言不慚，竟以女中的才子自恃。與辛小姐略略沾些遠親。辛小姐知她好名，不好卻她，故紅藥社中，請她做個社證。這日因竊了父親的幾個詩題，要來賣弄學問，故特來見辛小姐。她是來慣的，故不待通報，竟走上金帶樓來。辛小姐接著，就笑說道：「今日姐姐來得妙，有一遠方仙子在此，請會一會。」甘頤看見，忙立起身來。賈小姐看見甘頤美麗非常，因趨走上前相見道：「果是一位仙子。」相見過，分遠近賓主坐下。賈小姐與甘頤各問姓名，都是辛小姐代為說了。

辛小姐見甘頤批閱的詩詞，並未取賈小姐一首，恐怕賈小姐見了沒趣，忙悄悄叫侍兒藏開。賈小姐先開言道：「甘姐姐丰姿美麗如此，詩才定然高妙。」因看著辛小姐說道：「曾請教過麼？」辛小姐道：「才蒙賜顧，寸敬未申，何敢輕請。」賈小姐道：「既未請教，我小妹倒想了兩個古詩的題目在此，不知可以作得詩社題麼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姐姐所擬，自然妙了，敢請見教。」賈小姐道：「晉唐的《子夜歌》，將閨中兒女的情態，已曲曲摹寫盡矣，不知可還有奇思異想，可敵古人？再者，我想唐詩中，《不知明月為誰好》與《雨中春樹萬人家》兩個賦體，最難摹擬，每欲下筆，奈枯腸搜索不出。今幸遇甘姐姐這等大才，又辱遠臨小社，不知可好請教？」辛小姐道：「有賈姐姐如此美題，又恰遇甘姐姐這等大才，正好請教。但須少申薄敬，再求揮毫可也。」一面叫侍兒催酒。甘頤因說道：「小妹遠邑村娃，不恥榆枋，願顏入社。原欲獻河東之白豕，不期身入瓊宮，琳瑯觸目，可謂觀於海者難為水矣。坐此形影已慚，何敢更辱箋簡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巴人下裡，本不當希冀陽春，但既蒙下教，雖一時不能窺百仞之高，而一言四韻，亦必懇題，以為小社之榮。」甘頤笑道：「既不免終要獻醜，何不待小妹即應了賈姐姐之教，何如？」賈小姐道：「俗題得辱仙筆，固所願也。但匆匆草草，恐非情禮所宜。」

此時幾席上筆墨箋硯，俱是端端正正的。遂信手取了一張長箋，鋪在案上，磨墨濡毫，也不起草，竟信手半真半草行書字兒寫去。先寫題目，是《子夜歌》十首：

其一 鬥草歡不諳，花無一色奇。幸儂愛能助，肯送合歡枝。

其二 眾中向儂笑，正色作腴腆。俊恐太不情，悄低窺一眼。

其三 晏起發披離，羞留歡久注。歡心偏道好，佇立不肯去。

其四 偶食冰桃甜，知是歡所喜。不敢徑睛投，擇敗分人起。

其五 郎來阿母疑，中堂先坐定。頻喚儂煎茶，儂恨不一應。

其六 郎忽欲出門，不禁下階送。驚聞笑有聲，呆立不敢動。

其七 兩大漸生嫌，眾中難相犯。郎故弄戲機，引儂近身看。

其八 宴會集一堂，男女分外內。默照以金卮，與歡隔簾醉。

其九 歡不知何心，佯醉願留宿。倚窗未敢眠，先滅窗中燭。

其十 見郎百事肯，只不共郎衾。千秋豔冶意，恐流入於淫。

甘頤題完了《子夜歌》，又寫賦體的題目道：

賦得「不知明月為誰好」

秋盛一輪滿，貪看盡捲簾。鏡容常自愛，詩影許誰拈。

幾夜留能住，何人坐不賺。慚手空悵望，肯卻下兩簷。

賦得「雨中春樹萬人家」

東風和降澤，桃柳遍生煙。翠色疑沾地，紅香欲濕天。

市朝迷葉底，樓閣閉花前。試望閭閻色，青蒼欲十乾。

後學蜀中社小妹甘夢非想偶題 呈 荊燕羽文二仙史社長斧政

辛小姐與賈小姐二人，看見他落筆如風雨驟至，頃刻之間，早題完了十首絕句，兩首律詩，並不假思索，就似做現成的一般。辛小姐是真心服善，十分愛慕。賈小姐縱不知味，見他如此敏捷，也自驚倒。因贊歎道：「甘姐姐真仙才也，即青蓮斗酒百篇，亦不過是。」甘頤遜說道：「荒謬之詞，聊以塞責，有污二姐姐之目。」辛小姐道：「不獨構思敏捷，而『子夜』十首，將女子貪癡情態，摹寫殆盡。而鏤肝刻腑，俱是新想，卻無一字，盜襲古人。至於二律詩，賦情寫影，是一是兩，極工極巧，又渾又微。不獨我輩裙釵遜席，即燕許再生，變作女子，亦不敢與之爭座。社中得此，增榮多矣。」謙者謙，贊者贊，彼此歡喜。

須臾酒至，送席坐飲。飲酒中間，談一回古今的名媛淑女，論一回詞賦文章。又品一回眼前的人物，大家甚是快暢。甘頤初意，只指望見辛小姐一面，便喜出望外。今乃對著臉兒仔細端詳，又見辛小姐百般錯愛，怎不快活？故酒至便不推辭。辛小姐開社多時，

今日方遇了一個真才知己，怎不快活？故亦歡然而飲。賈小姐乃好名女子，今在才女中誇張，怎不快活？故懷非淺飲，盞不留餘，焉肯放手。大家吃到半酣之際，各問起婚姻。賈小姐已許聘了張廉使的公子，甘頤謊說是自小許了同鄉謝學士的公子。因問辛小姐，辛小姐微笑道：「風花尚未有主。」甘頤道：「莫說小姐之才之美，即以門第，誰不爭求，誰不爭聘，豈容韞積。」辛小姐道：「求者雖有，而所求非周南之吉士；聘者雖多，而納聘無星戶之良人，俱非妾之聽願，故小妹寧賦愆期而有待也。」甘頤道：「雖淑女必待君子，然男女之悅慕不同。孟光則必擇梁鴻，西子則終歸范蠡；至於崔護桃花，衛公紅拂，各有所願。天下豈無一人？但不知賢姐姐屬意於何等？」此時辛小姐酒已酣酣，不禁笑說道：「小妹之願甚奢，除非賢姐變作良人，則小妹甘抱衾裯而往矣。至於假貴公侯，借榮朱紫，皆非小妹之心。但恨天意不能從人，往往相左。」因拈筆伸紙，信手作一首《滿江紅》的詞兒道：

造化無知，生得人、不尷不尬。恰恰是、兩簇蛾眉，一雙雲黛。才也眷才性與命，美之比美恩和愛。奈之何偏不是鴛鴦，空相對。

這姻緣，來生債，這相思，當面害。受一霎歡欣、一番驚怪。良士風流渺不得，淑人才美偏偏在。願芳卿速變作男兒，心方快。

辛小姐詞做完，甘頤與賈小姐爭看，俱贊羨其詞意之風流不已。甘頤因說道：「姐姐若定要貌比潘安，才同子建之人，便恐難得了。若但只以小妹為畫圖求，則指顧可得，何須悵望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姐姐不要自看得小了。潘安便怎麼，子建便怎麼，亦不過一時偶得其名耳。若賢姐姐者，指顧間可多得耶？妾不信也。」賈小姐道：「辛小姐也不必爭，甘姐姐既說指顧可得，只問她要就是了。若是無人，權且罰酒何如？」辛小姐也笑道：「賈姐姐說得有理。」因叫侍妾斟一滿觴，奉與甘頤。甘頤笑道：「非小妹謙詞，實實有人，久當自見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姐姐說指顧可得。指者，手也；顧者，目也。請指於何處，顧於何方？倘指顧不出，且請進觴。」甘頤笑道：「指顧實可指顧，但此時不便，只得勉飲此觴，以盡二位賢姐姐之意。」因忙忙飲乾，也拈筆伸紙，信手作一首《滿江紅》詞兒，步韻以答之道：

造化情奇，弄得人、尷尷尬尬。偏抹殺、白面書生，撥撩青黛。錯認相逢自見惡，相逢不錯方知愛。得並肩攜手是鴛鴦，非空對。

這姻緣，非真債，這相思，何須害。請打點歡欣、不勞驚怪。淑女風流既不減，良人才美依然在。願芳卿執定假為真，何其快。

辛小姐看了大笑道：「雖是解嘲之強詞，然深微婉曲，愈增人憐，愈生人愛。使得綠窗相對，朝夕唱酬，真人生快事也。」因問道：「賢姐姐舟居於此，不知還有幾時，可能繼此再一相會否？」甘頤道：「來去無時，小妹豈能自主，但當再作機緣可也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請問姐姐，機緣是在人，還是在天？」甘頤道：「機緣雖主於天，而所以為此機緣則人也。況天不可問，而人有心、有情、有思、有想。以小妹論來，還當以在人者為重。人力至而天心或可挽回，如一味聽天，恐墮入呆愚而置聰慧於無用也。不知姐姐以為何如？」辛小姐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姐姐不獨才美勝於今人，而高識又過於古人矣。小妹嘗謂有志事成，十常八九，而扼於天意，不過一二。安可以天自諉，而虛此一生。不期姐姐已先我而得之，敬服敬服。」二人美麗已相愛慕，詩才又相敬重，及至議論，又相投合，彼此歡喜不盡。又有賈小姐在旁調笑，飲得十分有興。轎夫催促，只不動身，只挨到日色西沉，知不可留，方才起身謝別。辛小姐親送二人至大廳上轎，猶依依不捨。只因這一別，有分教：思上添思，想中增想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